

汉代儒家统治思想及其对汉赋的影响

郑煦卓

(河西学院 美术系,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本文阐述了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汉赋作品的影响,以及汉赋作家描绘的汉代现实生活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乐;汉赋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0-0032-05

一、独尊儒术,坚守六经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积淀期和成熟期。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
社会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
代的发展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 2000 余年的中国文化。

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统治者一改前代清静
无为、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就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
哲学、宗教、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提出问题,希望
能够找寻到治国安邦的新方法,建立一种礼乐繁盛、以
文辅德的有为政治。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学,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
统治地位。这是一次成功的思想文化控制和转型,是汉
代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标志,对汉帝国的长
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以天的至高无上对君主的权
力加以限制,把“仁”上升到宇宙的高度来限制君权。同
时,这个学说也为加强君权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作了必要
的论证。天人学说宣传“王权天授”,“受命之君,天意之
所于也。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
天为君父,君是天子,天与君的关系犹如父子之间的关
系,只有君王最有资格沟通天,君王成为天道与人事之
间最重要的联系环节。儒家的“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
国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偏向荀子的学
说,创立了天人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的观念,使儒家的“礼治”思想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
个方面,成为人们思想和言行的指导。

中国文化的发展以秦汉为界,划为“古礼”和“今礼”
两大阶段,中国文化主体是在古礼阶段形成的。儒学是
对古礼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古礼在各个方面制约着儒学
整体及各个部分的发展方向,使中国文化完成了从粗糙

向精致发展的伦理化过程。儒学与古礼有着大致相同的
涵盖范围,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孟子、荀子的传承,不
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实际起源于六经。六经的产生经
过了一个长期的累积过程,孔子以前六经已基本定型,
从孔子到汉武帝期间,百家争鸣,异说纷呈,都是从六经
产生、发展的,但是只有儒家坚守六经,成为诸子学说中
的显学。

儒家思想也主要以六经为根本,《诗》、《书》、《易》、
《礼》、《乐》、《春秋》相互交融的、完备的文化构成了一个
哲学、历史、文学、道德、社会生活法典的颇为完备的体
系。

在六经中,《礼》固是礼,《乐》亦是礼。这是因为古代
的礼仪活动,都必须配乐,“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宗庙祭祀、朝聘、宴飨等,也必须举乐。只有特殊情况下,
如大荒之年,除祷告外,取消祭礼,才不举乐。礼、乐向来
不分,乐是礼的一部分。

《易》也是礼。《礼记·礼运》中记载:“言偃复问曰:
‘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
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坤乾》之
等,吾以是观之。’”《坤乾》就是《易》,《易》之所以为礼,是
因为“易”与“礼”的本源都是取象于天地,以类万物,以征
人事,二者同源。关于这点,《周易·干凿度》也有记载:“孔
子曰:‘方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无殊,未有衣食器用
之利。于是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
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
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
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
之义。度时制宜,作网罟,以畋以渔,以贲人用。于是人民
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这里

所说的“易”与“礼”是合二为一的。

《诗》亦是礼。古人行礼,有辞,有乐,有仪,三者配合而不分。《诗》是古人行礼的言辞部分。《诗》中的“雅”、“颂”,内容都是宗庙礼仪和贵族礼仪活动表达感情的文辞。这种文辞是配乐的。“风”的部分是经常被引用来表达感情的文辞,也是配乐的。《左传》中,人们在礼仪场合经常引用《诗》。所以魏源说:“古之学者,‘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未有离礼乐以为诗者。”

《书》是三代的典、命、文、诰,可以说是三代的政典。在上古三代,政教合一,礼乐政刑是一个整体。《大戴礼记·哀公问》中写道:“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与。”其政是以礼来执行,其刑也是以礼来定刑。“祀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三代王治,无一不依于礼,将使习其器而通其意,用其文以致其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以,《书》也是礼。

《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正礼乐”,“存前圣之业”,希望使王道复兴。《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由此可见,《春秋》也是以礼为本的。

儒家思想关于乐的理论是汉儒集中整理的《礼记·乐记》,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关于乐的理论著作,它既是先秦儒家乐论的总结,也代表着汉代儒家的基本观点。音乐和舞蹈是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乐、舞合一,视为一个整体,统称为乐。《乐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乐的诸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从礼和乐的起源,礼和乐的关系、功用、区别等方面来论述礼和乐

的关系。礼乐总是以礼为标准的,不合礼的乐不是真正的乐。《乐记》中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儒家关于歌舞的规定,主要是乐是否合乎于礼,也就是乐的雅、俗之分。

先秦时期,乐就有雅、俗之分。雅乐,又称古乐,是宫廷之乐。这种乐流行于宫廷,风格严肃,节奏缓慢,情感中和。如《白虎通义·礼乐》记载:“黄帝乐曰《咸池》,颡项乐曰《六茎》,帝喾曰《五英》,尧乐曰《大章》,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汤乐曰《大濩》,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俗乐,又称新乐,兴起于民间,一般风格活泼,情感大喜大悲。如《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当时俗乐兴起,对雅乐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写道:“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情况。《礼记·乐记》记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魏文侯对古乐和新乐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一般人的态度,子夏是站在儒者的立场反对这种态度。

春秋末期针对俗乐对雅乐的巨大冲击,孔子开始“正乐”。他在《论语·子罕》中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写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同时,孔子也对新兴俗乐大加排斥。孔子用礼来统帅乐,他所说“正乐”,是能够为礼服务的乐。他要用礼乐来反对其他非礼之乐,他所提出的礼乐不仅有音乐的美学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礼记·乐记》中特别重视乐的雅、俗之分,其中记载:“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也有对俗乐的记载:“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

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依照《礼记·乐记》的观点，要实现王道，就必须大力提倡雅乐，排除俗乐。

汉儒曾经致力于雅乐的建设，但并不成功。相反，汉代的俗乐相当发达。汉初的宗庙祭祀之乐，也是雅乐和俗乐的混合体。汉武帝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一些异域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原，同时乐府机关开始收集赵、秦、楚等地方的歌舞，改编成新乐。武帝之后，汉代帝王喜欢歌舞的很多，因此，俗乐成为宫廷娱乐的主要样式。但是，在汉儒眼中，俗乐如同郑卫之音，是亡国乱世之音，他们时时指责俗乐大肆流行是淫逸的表现，以节俭为理由要求朝廷罢除乐府。汉哀帝时罢除乐府，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但乐府的废止，并没有阻止人们对俗乐的喜好。东汉朝廷中的黄门鼓吹署，实际上发挥了西汉乐府的功能，士大夫中偏爱俗乐之风仍日趋强烈。

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都必须寻找或建立合法性的支持。权力和暴力在统治中虽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思想信仰上的统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以六经为根本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以六经为宗成为汉代的社会风气。儒家思想越来越和政治、法律道德相结合，成为统治术的一部分。这对当时的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还是诸子、史学、语言文字学，甚至民间习俗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汉赋顺应时代产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新时代诞生了新文学，新文学同时反映新时代。汉赋是适应汉初新形势发展起来的。汉赋产生于汉代这个空前强大的历史时期，大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昌盛，全部体现在汉赋中。江山的宏伟、城市的兴盛、商业的发达、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富丽、服饰的华贵、鸟兽的珍奇、人物的气派、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都在汉赋中有着刻意描写，着意夸张，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

汉赋在两汉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潮：一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一是在汉灵帝时期。西汉初期，社会不安定，经济也需要恢复与发展，人们无暇顾及艺文。到武帝时，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汉赋创作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不仅文人学士作赋，上至帝王将相、公卿大臣，下到地方官吏、生员学子，都竞相写赋。到了东汉，灵帝对辞赋更是特别看重。汉灵帝为了培养辞赋书画人才，鼓励人们创作辞赋书画，特设鸿门都学，广招

学徒，生员多至千人。学成后派他们到各州郡当刺史、太守，或入为尚书、侍中，封侯赐爵。这一做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应，人们纷纷加入到辞赋书画的创作中去。

汉赋按体裁取向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述志的短赋，另一类则是以铺陈排比为主要手法的“体物大赋”，后者是汉赋的主流。我们读汉赋，特别是读有代表性的汉赋，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欢快的气氛，一种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大汉帝国的繁荣和强盛。赋家们多怀着激动和自豪的心情来描述大汉帝国创建的历程和大汉帝国的声威，这种发自内心的颂歌在以往未曾有过。汉赋作品中对大汉帝国的歌颂和赞扬，是人们面对这种崭新生活所产生的崭新思想感情的流露，是对时代精神的宣扬。

汉赋作品中对“乐”，即歌舞场面的描写，最早见于枚乘的《七发》。其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描写京都、游猎的赋中也都有歌舞的描述。也有傅毅的《舞赋》这种专门描写歌舞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集中于对舞蹈场面的描绘，多描写舞女美丽娇艳的容貌和优美动人的舞姿。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描写了天子大规模游猎后娱乐休息的场面。来自西戎的女乐窈窕美丽，如同神女青琴、宓妃，非常漂亮动人。她们身材苗条纤细，柔美绰约；穿着丝绸衣裙，显得修长而又宽松，衣袖飘飘，与汉家世俗女子不同；身上散发出馥郁的芳香，美色流露，让人心旷神怡。“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闲都，靓妆刻饰，便嬛绰约，柔桡嫫嫫，妩媚孌弱，曳独茧之褕袿，眇阎易以恤削，便姍嫫嫫，与世殊服”，从体态、身材、服饰、化妆、表情等等方面展现美丽舞女的形象。张衡的《西京赋》则是从舞姿方面来描绘：“秘舞更奏，妙材骋伎。妖蛊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始徐进而羸形，似不任乎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纷纵体而迅赴，若惊鹤之裙罢。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纚。要绍修态，丽服飏菁。昭藐流眄，一顾倾城。”

汉赋中对舞蹈的描写，以东汉傅毅《舞赋》中的一段最为全面：“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姁媮致态。貌嫭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珠翠的砾而炤耀兮，华桂飞髻而杂纤罗。顾形影，自整装；顺微风，挥若方。动朱唇，纤清阳；抗音高歌，为乐之方。”华宴中，满座酣醉之际，一个美丽的歌舞女子在众位少女的簇拥中出场了。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容貌娇美迷人，红润的脸庞焕发着光彩，弯弯的双眉又细又长，两眼顾盼生姿。头上装饰的珍珠翡翠闪耀着光芒，华贵的衣服用燕尾做装饰，身上的香气随风飘散。

她张开朱唇,引吭高歌。其中最精彩的是接下来描写舞姿的一段:“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沓合并。鸛鸛燕居,拉拑鹄鹭。绰约闲靡,机迅体轻。”开始的时候,她俯仰往来,举止雍容,表情惆怅,接着时而如飞,时而如行,随着节拍舞动,罗衣长袖随风飘舞,时分时合。一会儿如轻燕,一会儿如惊鹄。时而慢舞,时而快舞。这段对舞姿的描写酣畅淋漓。文中还有“纤縠蛾飞,飞猋若绝”、“体如游龙,袖如素蛾”等描写,都表现出当时令人惊叹的舞蹈场景。(图1,图2)

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东汉崔骃的《七依》。文中如此描述女子的舞姿:“振飞縠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

扬。纷屑屑以暧暧,昭灼烁而复明。”美丽的女子舞动着长长的丝织衣袖,扭动着纤细的腰肢,翩翩起舞,衣袖飞舞,光影闪烁,忽明忽暗,宛若梦幻。汉代舞者服装衣袖宽大,张袂成荫,舞动起来长袖飘飘,显得十分飘逸潇洒。张衡在《南都赋》写道:“白鹤飞兮茧曳绪,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蹁跹而容与,翩绵绵其若绝,眩将坠而复举。”歌舞女子如同白鹤飞舞,歌声连绵如同蚕茧抽丝,源源不绝,长长的衣袖回旋缭绕飞满庭院,步履舒缓轻盈,衣袖轻舞飞扬,时上时下,令人眼花缭乱。边让的《章华台赋》:“被轻袿,曳华文,罗衣飘飘,组绮缤纷……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表现舞蹈女子的舞姿,华丽的丝制衣服十分薄软,上面绣有漂亮的花纹,随风轻轻飘动,丝织的飘带色彩缤纷,舞女舞动的样子如同游龙登云。(图3,图4)

汉赋作品中对歌舞的描写堪称一绝,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艺术风尚和审美情趣。然而赋家之所以大写俗



图1 四川出土槃鼓舞



图2 河南郑州新通桥西汉晚期空心砖长袖舞



图3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漆樽舞蹈纹



图4 浙江绍兴出土汉代铜镜上的舞蹈纹

乐,表现它不合雅乐的一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讽谏。在表现情感和表演方式上,礼乐所崇尚的雅乐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乐舞,这种乐舞庄严肃穆,温雅平和,而汉赋作家笔下的乐舞,却是尽情抒发喜怒哀乐的俗乐,变化多端的音乐,再配以打扮妖艳,色授魂与的舞蹈表演,具有娱人耳目、摄人心魄的效果。《礼记·乐记》中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

以犯节,流湏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汉赋中所描写的正是这种不符合礼乐规范的“乱世之乐”,但是却被帝王所喜好,这显然暗示了帝王的行为违背了礼乐的规范。

上述的各赋都贯穿了区别雅乐和俗乐而讽谏的精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写“丽靡烂漫”之乐是为了讽谏天子过于奢靡;张衡的《西京赋》批判天下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没有不奢侈的;边让的《章华台赋》是针对桓、灵二帝大兴土木和歌舞淫乐而作。在其他一些描写音乐舞蹈的赋中,虽然没有明显的讽谏之意,但仍免不了礼乐精神的浸染。傅毅在《舞赋》序中借宋玉之口说:“大小殊用,《郑》、《雅》异宜。弛张之度,圣哲所施。是以《乐》记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礼》设三爵之制,《颂》有醉归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陈清庙,协神人也;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这里虽然有为郑卫之音争辩的意思,但是仍然把郑、雅区分开来。而且把这场乐舞安排在楚襄王和宋玉的对答背景下,与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有着一定的联系,隐含了讽谏之意。汉赋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描写“糜烂”的俗乐,是为了讽谏社会奢靡的风气,帝王不符合礼乐规范的举止,其中贯穿了礼乐精神,

既讽谏了君主违背礼乐要求过分贪图享受,又歌颂了礼乐理想。

汉赋作品中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也十分关注,也有讽谏帝王过分骄奢淫逸,统治阶级压制、摧残人才等方面的作品。汉赋作家时时关注现实,进行有针对性的创作。汉赋作家们着意描绘的汉代现实生活,并不是单纯的客观描绘,而是浸透着作者的美学理想,表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只有从这个角度去了解汉赋,才能正确认识到它作为一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文学艺术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以观念的形态出现并渗透于人类生活中,由客观外在决定主观内在,同时又由主观内在影响客观外在,两方面的因素都不可忽视。它的生成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制度环境,同时又形成强大的文化观念反作用于物态生产和活动过程。同样,以汉赋为代表的汉代文学的发展,也受到儒家思想的重大影响。儒家思想在汉赋中成为主要的思想表现,大致是政治思想、教化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儒家思想又影响着作家的生活与人格精神的建构,而人格精神与时代的政治思想又对汉赋的创作产生着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和汉代文学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彼此渗透。

[注 释]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通典·礼典》。

《魏源集》,中华书局版 1976 版,第 12 页。

《论语·子路》。

《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 1984 版,第 118 页。

[参考文献]

- [1] 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 [2]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3] 费振刚,仇仲谦.汉赋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4] 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 [5] 章沧授.历代山水名胜赋鉴赏词典[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8.
- [6] 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 [7] 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8] 冯良方.汉赋与经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9] 许结.汉赋与礼学[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1).
- [10] 曹胜高.汉赋“丽贍之美”和礼的外化[J].天中学刊,2003,(6).
- [11] 林中坚.《礼记》中的礼乐与礼制[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4).
- [12] 曹胜高,刘信立.论汉赋在诗歌史上的地位[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1).
- [13] 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14] 陈戌国.礼记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 [15]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M].济南:齐鲁书社,2001.